

黑松林



徐捷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黑松林

徐捷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松林/徐捷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9.1

ISBN 7-02-002824-1

I. 黑… II. 徐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2426 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03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定价 12.60 元

目 录

黑松林	1
最后的冬日	41
生命的元素	69
老狼	107
林中	120
哦,草原	135
斑蹄儿(上)	176
斑蹄儿(下)	189
生命之曲	212
山林之子	228
花祭	248

黑 松 林

一 忧郁的黄昏

自然界的一切似乎早已由命运安排好了。

查被父母无情地逐走后，好长时间仍懵头懵脑，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变化突如其来，难以被一个幼小生命接受，然而灾难已经无法挽回了。

事情发生在黄昏，不曾有任何预兆或提前警告。同往常一样，查随着几个兄弟姊妹跟在父母身后，潜行于原始密林中。红日即将沉落，夕阳光线透过林隙投洒下来，到处活泼闪跳。高大的树木如伞张开，遮蔽在顶空，低矮灌木东一簇西一簇横挡着道路，地面野草青青。

林中极静，隆起的泥土中野菇成堆。

这一支小小家族从阔大的植物叶子底下溜过，恰似一些虚影，无声无息。

接近栖身洞穴时，查的父亲——一只强健灵活的公狐——忽然在前面停下，分开后腿，翘起蓬松粗尾，撒了一泡尿，同时转过头，以诡秘的眼光审视着自己的后代。这尿撒得十分凶狠，地下的泥点四处激溅，冲开一道沟，腥臊气味熏人地弥漫开来。母狐则稍微眯起眼，使得黄澄的瞳仁竖成两道直线，仿佛有两个小人儿躲在深暗处，打定什么主意。

查与其余几个不管这些，争先恐后越过公狐，向穴内窜。公

狐低低咆哮一声，露出尖牙，纵身扑了过去，亲生儿女转眼间变成了仇敌，曾经施以爱抚的脚爪此时却变成了利器，无情的厮咬后代。

寂静的林间立时响起一片喧闹声，一场骨肉分离、残酷无比的同类厮杀开始了。

几只小狐被公狐追咬得四处逃窜。

查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一个劲地朝洞穴内钻，不肯离开这里。查生在这洞穴里，长在这洞穴里，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洞穴就是它的家，对穴内的特殊气味和每一根杂草都感到熟悉亲切，除此之外就不知何处能容它安身。

公狐伸出利爪，数次将查打翻在地，弄得查遍体鳞伤。查哭泣着，打个滚儿又爬起来，死命朝洞穴里窜。公狐左纵右扑，将查翻倒按住，发疯般厮咬，暴怒的咆哮声仿佛一个凶汉在恶狠狠吼叫：“滚开！老子不再养活你，自己谋生去吧！再不走，当心要了你的命！”

查一条腿被咬伤，一蹦一跳逃窜开，坐在稍远的地方，可怜巴巴望着母狐，想获得同情，仍不肯离去。谁知，母狐舔起全身的毛，像团烈焰冲过来，刺耳地啸叫着，对查的摧残比公狐更甚，险些将查咬死，一直在冷笑的嘴巴沾着血，撕抓下的毛团缕缕滚动。

“走开！再不要让我见到你！你这个胆小软弱的东西！看我杀了你！”

查逃窜而去，一路哀鸣，洒下点点血迹。

公狐与母狐又追赶一阵，将几个儿女完全驱走，才返回洞穴去。

那威胁吼骂声仍在林间回荡，只有查和它的几个兄妹能听得懂。

随后，天很快黑下来，四周漆黑一片。

查在怪影婆娑的大树底下行走，对未知的世界充满恐惧。它看上去是那样幼小，似乎要被黑暗压碎，变成一片簌簌抖动的叶子。它的两耳尖尖的，紧张地在头顶耸直，来回转动，目光好似两小点浅绿的萤火。附近稍有异样响动，它便疑疑惑惑站下，将头稍侧，做小兽惯见的沉思状，实则手足无措，并不知道怎样应付。

夜，漫长难耐，骚动不宁。孤狼的嚎叫声时起时落，彼此呼应。林中暗影幢幢，枝叶交织，处处潜伏着凶险。这只幼狐贴着灌木丛溜来溜去，渐感到饥饿与寒冷，不时低低地发出几声悲鸣。狂风陡起，它吓得乱冲乱撞，呜呜大哭。

钻出一片矮树林时，查绊了一跤，在地下打了几个滚儿，挣扎着站立起来，哀鸣更甚。

查心意惶惶，惊魂不定。伸出嫩弱的脚爪，小心翼翼伸探向前，畏缩行走，细小的四肢知觉到了大地的力量，枯枝在脚下弄出轻微的断裂之响。

一只夜鸟惊起，扑拉拉扇拍着双翅，挂在荆棘丛里。查先是一惊，伸直身子和尾巴，慢慢朝后挪动着，想转身奔逃。犹疑片刻，突然鼓起勇气冲向前去，歪头咬住鸟的翅膀，奋力朝外拖。

暗寂的林间立刻响起夜鸟的呱呱大叫声，听上去阴森恐怖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荆棘丛中枯枝飞扬，羽毛四散。遭到袭击的夜鸟伸直颈，惊恐地瞪圆眼睛，两翅疯狂拍打，挣扎惨叫。这是一只极大的鸟，两翼展开比幼狐的身尾都长。查死命咬着大鸟的一个膀端不放松，两排尖小的利齿切进羽毛遮蔽的皮肉中，细长的嘴巴里真切感到了血腥气味。查受到刺激，为自己头一次的胜利所鼓舞，幼小体内的每一细胞都鼓噪起来，发出无声的助威呐喊。

它急切地想美餐一顿，四肢撑地，尾根撅起，用力朝外拖那鸟。大鸟叽咕叫着，翅翼展开斜耷，被荆棘挂落许多毛片，两根脚爪跟树杈似的胡刨乱蹬。

刚被拖出荆棘丛，这鸟忽然大叫一声，奋力拍打着双翼腾身而起，飞落到近旁一棵树上。

幼狐在半空中直坠下来，摔得昏头昏脑，口鼻出血。它被那鸟强劲的脚爪蹬落时，险些破开肚腹，身体两侧留下几道钩爪印，几缕绒毛飘落在地。

查嚶嚶号叫，一瘸一拐，落魄而去。

这一夜，查没得到任何食物。曾经在一块巨石下碰到过一只活物，不逃，也不动，查却无法吃它。这是一只刺猬，将身子团缩成一堆，查绕着它转了好长时间，终于舔舔嘴巴，无可奈何离开。

后半夜过去，大雾遮蔽了沉寂的山野。

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处。这是独立生存首先要做的第一步，查的本能暗示了这点。

一个隐蔽且潮湿阴暗的洞穴，洞口依傍着一条浅溪，为茂密的杂草遮掩。洞内较为宽敞，留下兽类爬过的印迹，尽深处还拐了一个弯儿。显然以前曾是旱獭或两栖兽类的巢穴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巢穴被遗弃，洞深处的湿土也坍塌下来。空气中依然残留着淡淡的异类兽的粪便气味。

查在天色将亮时来到这里，就此钻入洞穴，安顿下来。

又是一个黄昏。洞口的杂草被风吹拂，微微摇动。

残阳如血，为山野罩上一层忧郁面纱。

整条山谷死寂沉沉，偶有鹿鸣传来，显得阴惨惨、悲切切。

查蜷缩起身子伏在洞内，将头放在两只前爪上，状似一头小

狼。望着洞口微微晃动的野草和夕阳斜射的光线,这幼狐低声呜咽着,不由感到了无尽的孤独和凄凉。它伸出粉润润的舌,很笨拙地舔着身上以及脚爪上的伤痛处,隐隐想起了曾经给予过它抚爱和温暖的家。那是一个舒适的巢穴,有兄弟姐妹争闹嬉耍,有老狐保护,从来不曾有过恐惧,留在记忆中的唯有温馨。那也是生命的发源地,在一个安详宁静的日子,夏季的野草野花开得正盛,草莓野果成串垂挂,查从母体中挣脱而出,挤在一堆粉肉团中,初次睁开眼睛,看到了这接纳下它的陌生的世界。

一个新的宣言于此而诞生。

生命世界的馈赠以慈爱、保护和父母调教的方式体现出来,尽可能地给予了它,使它误以为永远如此。……此刻,以往的一切皆已斩断,突然离它远去,它孤零零被抛入凶险的世界中,恰如一个倒霉蛋或光屁股的孩子,被领进深街陋巷中,大人随即无情地扭头走掉。

这幼狐一无所有,惟一的资本仅是它尖小的牙齿和尚无力气的爪子。它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,饥肠辘辘,有气无力。等待老狐带回食物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,它将在死神的威胁陪伴下度过最初阶段,以弱小之力同生命权利做公平对等的交换。

没有任何外力会对这小东西施以援助或表示同情。它只能依靠自己。

荒野对待弱小生命的态度永远不会改变。

查等待着天黑,耐心的磨炼与饥饿的慢性折磨同时增长:前者代表了自然界的严酷法则,要求它迅速老练成熟起来,首先学会保护自己,后者则损耗着它体内的积蓄,迫不及待地需要得到补充,阵阵晕眩袭来,发出死亡的警告。

查是一只聪明的幼狐,很自然地选择了前者,一定要等到天黑后才出去活动觅食。事实上,查的这种警觉性已经帮助了自

己,甚至可以说救了它的命。在洞穴外面,临近小溪的上空处,整个下午始终有一只猎鹰的身影在盘旋,那凶猛而沉着的姿态宛若深谷上空停留的一片阴云,直至天将黑时才抖动飘走。

查一动不动蜷伏在洞穴内,眼角处的细毛被不断渗出的清泪濡湿,潮润润的。红日完全沉落在山后了,洞外有窸窣响动传来,好似刮过去一阵小风。查睁开眼睛,两耳朝向洞口,没多大工夫就瞧见两点幽绿在深草中出现,接着有一个长长的身影钻进洞内。查恐惧发抖,全身的毛都耸立起来。

钻进洞穴的是一头成年公狐,换句话说,就是查的父亲。这狐追踪着幼狐的气味搜寻到此,一看见幼狐,马上收起狡猾鬼祟的神态,十分凶恶地厮咬咆哮,追得幼狐在洞内团团打转。假如换成人类的语言,那恶狠狠的威胁即是:“你好大的胆子,竟敢在此安营扎寨!附近一带是老子活动的地盘,还不给我滚远些!我看你是不想活了,鬼东西!”

查被公狐咬得吱吱叫,失魂落魄逃窜出洞,公狐紧追不舍。一大一小两只红狐在山涧中跳来闪去,毛蓬蓬的粗尾在身后伸直,好像两面抖动的旗帜。查跳过小溪,公狐追过小溪;查钻进岩石缝里,公狐也钻进岩石缝里。查被追得走投无路,无论何处公狐都能撵到,死命厮咬它,成团的绒毛沾在公狐嘴边。有几次,查绊倒在地,在乱石或草丛间翻滚哀鸣,痛苦喘息,公狐发疯般纵扑上去,下嘴咬它的颈,一心想害死它,要它的命。查受到惊恐和危机的双重逼迫,没命地顺着山溪向密林深处逃去,小眼睛睁得溜圆,身子歪歪倒倒,逃窜的速度如一溜青烟,甚至超过了老狐。

公狐又追撵一阵,看看过了两条大沟,这才夹起尾根,不声不响溜回去了。

二 黑松林轶事

夕阳将最后一抹光线悄然抽掉，仅在天边留下几缕云霞，若隐若现。

崇山峻岭骤然转向昏暗，天地混沌一片。

林鸟早已归巢，寂然无声。涧风四起，在深谷树隙间游走乱窜，如鬼魂哭泣怪叫。

一棵大树兀立在突出的悬崖边，树干分叉处静伏着一头花豹，隐蔽极好，斑斓色彩几乎与树干合为一体。这可怕的林中杀手睁圆黄澄澄的眼睛，谛听着风声、低沉的松涛声、远远近近的狼嚎声和鹿群颤抖的哀鸣声，随时准备纵闪而下，发动袭击。在它身后，枝叶最茂密的枝干上吊挂着一头被咬断气管的弯角羚，然而捕获猎物的欲望仍使它难以按捺。

大树底下闪过一个小小的影子，花豹清清楚楚瞅见一条蓬松尾巴隐入杂草丛中，迅即无声无息扑下去，仿佛一片飘动的阴云。查气喘咻咻奔逃到这里，突然感到死亡逼近，想逃都来不及，只是团缩住身子微微颤栗。花豹准确着地，厚实脚掌“扑”地一响，伸出前爪按住猎物，却感到脚爪下软绵绵，无有任何挣扎反应，轻而易举就将查翻了个四脚朝天。

花豹正在迟疑，以为自己遇上了一头死狐，查却出其不意地逃窜开。花豹大怒，低吼一声，纵出五六米远，直扑这幼狐。查从花豹两爪间窜回来，躲过致命一击，然而退路已被堵住，查吱吱叫着来回乱窜。花豹返身又是一扑，查从悬崖边滚落下去，状似一把轻飘飘的干草。

黑沉沉的山峰在旋转，耳畔风声呜呜响，四脚在半空中乱刨乱蹬。查从几十丈高的绝壁处直坠而下，被一根柔韧的松枝弹

起,重重摔在乱石中,好长时间没有动静,跟死了一样。这幼狐其实是吓晕了,嘴巴半张着,在昏迷中还做了许多怪梦,老看见一个血盆大口和口中排列的尖牙。

当它醒过来正要夹起尾巴溜走时,才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

这是一片黑松林,密密实实覆盖着高山、河谷、洼地,说不清有多大面积,稍有风吹,松涛便起,从顶空阵阵掠过,经久不息。

月色如水,透过树隙,将斑驳陆离的影迹投在地面,四周更显神秘,一棵棵巨树怪兀挺立。查从一棵树下蹑手蹑足赶到另一棵树下,不时停下,惊惧不定。林中到处散落着野兽的残骸骨架,白刺刺、阴森森,状似活物。

阴风吹过,一棵棵粗树就呻吟晃动着,推来搡去,仿佛还有诅咒声。

查心慌意乱地在林中绕了半夜,终于找到一个藏身之处,隐隐约约嗅出一种熟悉的气味。查用鼻子很谨慎地拨开灌木叶子,刚要钻进这隐蔽的树洞,忽听得树洞里响起威吓声,钻出一个跟查一般儿大小的幼狐,堵住洞口,不让查进去。

这是查的一个兄弟,跟查在同一季节出生,挤在一个窝里,曾经日夜偎靠,亲密无间。此刻,这幼狐一改往日脾性,变得无情无义,不认查是手足同胞,威吓着露出尖牙,要将查赶走。

查急切地想朝树洞里钻,对方坚决不肯相容。两个小东西各自撑开后腿,头顶着头,用力抵了一阵,随即凶恶地相互厮咬起来。暗寂的林中响起小兽的尖叫声,类似老鼠打架。

不消片刻,双方就绕着大树追逐厮咬,争斗甚烈。

自被老狐逐走,查吃了许多苦头,受了许多惊吓,真切地体验到了生命世界的冷酷无情。与其说这是游戏般的耍闹,不如说双方都受到了严酷法则的支配,都在为生存权力进行你死我

活的斗争。查变得跟小饿鬼也似，用尖齿咬，用脚爪凶狠扑击，一招一式虽说幼稚可笑，但目的已很明确：抢占巢穴，努力想将对方置于死地。

对方与查同样幽绿的小眼睛里渐渐射出凶光，继而扑咬更甚。

绕着树底兜了几圈，查瞅住一个空子，箭一般窜进洞里，返身堵住洞口。那幼狐愤怒地冲过来，咬住查的耳朵死命朝外拖拽，双方都在喘息中悲啼号叫。

正在此时，附近的灌木丛“忽刺”一响，跃出一个长长的灰影。洞外的幼狐来不及转身逃窜，已被有力的脚爪击翻，阔长的嘴巴迅即伸过去，利齿张开后“咔吧”一声合拢，幼兽的颈喉便被切断，伴着一声短促惨叫，殷红的血喷涌而出。

结束这场战斗的是一头饥饿的母狼。

查的同胞兄弟在生与死的搏斗中遭到了淘汰。

杀死洞外幼狐，母狼又纵扑到树洞口，搜寻另一只猎物。洞口小，母狼钻不进去，用嘴拱，用爪刨，也不济事。母狼便坐下，将长嘴指向夜空，发出阵阵哀鸣。

松林在这恐怖的号叫中瑟瑟发抖。

查躲在树洞内，抖得团缩成一堆。

少顷，一头小狼崽蹒跚跑来，在母狼唆使下钻进树洞。洞内立刻爆发了一场空前残酷的战斗。查发疯似的跟狼崽厮咬在一起，双方都伤痕累累。

狼崽太小，经验不足，没多大工夫就哀号着败退出来，两条前爪流着血，耳朵也被查咬烂了。母狼恼怒万分，伸爪击打着小狼，逼其进洞再战。不一会儿，狼崽哭哭啼啼又退出来，又被母狼逼进洞。如此反复，母狼终是不甘心。

这样一直折腾到天明，狼崽也没能将查驱赶出洞，自己反而

险些被查咬死。母狼无奈，只好叼起死狐，带着狼崽离去。第二天又来此处寻找查，却见那树洞已被遗弃，幼狐的影子也不见了。

母狼从此再也不来这里。

查其实并没有走远，仅在附近的深沟里躲了一夜，翌日黎明前又悄悄返回树洞里。对一般野兽而言，倘若在什么地方遇到过危险惊吓，也许一生都不会再去那里。查这样的狐类有所不同，即使受到过惊吓，迟早还要回去探究个明白，这种狡猾的天性代代遗传，哪怕它还只是一只不成熟的幼狐。

在人迹罕至的黑松林中，从此多了一头小兽，昼伏夜出，四处觅食，活动十分谨慎。

查头一次搜寻到的活物，是一窝未睁眼的幼兔。粉红色的小肉团，鲜嫩可口，逐一填进查的肚子里，不及半饱，更引起饥饿的恐慌。

吃掉这些小东西，查开始朝土洞外退，谁知两肋被紧紧卡住，动弹不得。查用前后肢惊慌地蹬刨着土，头一次意识到危险并不仅仅来自更凶恶的猛兽，连一个小小的兔窝也有可能变成陷阱，将它活活憋死在里面。

挣扎了好一阵子，没有效果。查的身子紧塞在野兔挖出的弯细的通道内，好比一团破布堵死了下水管道。退，退不出去。进，也变得很难，两爪刨下的虚土堆在脸前，使得通道更窄。

查陷入濒死状态，两眼中的幽绿惊恐闪动，呼吸急促，肚子紧贴着潮湿的土，完全被土洞压得趴下了。喘息了一小会儿，查又奋力向前拱去，细小的身体一伸一缩，边蠕动边发出悲惨叫声，仿佛忿忿地厮咬住什么东西不放松。拱到窝草跟前时，无意中发现还有另一条通道相连，查顾不上转身，一头钻进这岔道

里，吱吱叫着朝出口处爬。

这幼狐被险恶的穴洞吓得胆战心惊。

粗蓬的尾巴在黑暗中扫来扫去，沾着许多窝草。

母兔返回来了，嗅出了危险，不敢入洞，焦虑地在两个洞口间来回窜，搅得深草乱摇，干土飞扬，类似精神分裂者发了狂。查终于逃出地穴，在一道土坎下先露出尖尖的两耳和三角形的头，尔后低下脑袋硬拖出整个身子，耸起全身的毛，抖着浑身的土。

正惊魂不定间，突然感到近旁有个什么东西弹起来，狠狠蹬了它一下。查跌了个跟头，打着滚在杂草中爬起来，看清了对手。母兔十分强壮，灰色毛皮紧裹着肌肉发达的后腿，个头跟幼狐差不多大小。用后腿蹬了查一下后，母兔就做出种种奇怪的动作，在原地一蹦老高，大耳朵一竖一歪，令人联想到玉米被风刮动的叶子。

查虽然受了惊吓，却没转身逃走。它迟疑地盯着癫狂发疯的兔子，慢慢朝前进了两步，母兔朝后退了退，仍然奇怪地蹦达。查胆子壮了，突然向前一纵，想要捕获这猎物。母兔惊慌闪跳开，两耳全都歪耷下来，抖索不止。

接着，草丛中忽刺一响，母兔转身逃去，查在后面死命追撵。追了一阵，母兔隐入密林中不见了，查无精打采停下，重新恢复了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贴着灌木丛溜，不时扭头朝后瞅，像个多疑的密探。

查回到树洞里，不一会儿又探出头，谛听附近动静。确信附近一带没有危险存在，这幼狐才放心地钻回洞里，不再露面。第二天黄昏时，查在窝巢附近又遇到一只刺猬，这小东西发觉情况不妙，马上团缩成一个刺球，一动不动。查耐心地守在一旁，等了好长时间，终于看到这小东西慢慢舒展开身子，挪着四条短腿

急急向前逃窜。查急不可耐地扑过去,以为这下准能吃掉它。谁知刺猬反应敏捷,不等幼狐近到身旁,又团缩起来,使得查无法对它下手。

绕着刺猬转了许多圈,查无可奈何离去。临走时泄愤似的放了一串臭屁,走几步回头瞅一眼。

过了一会儿,查不放心地溜回来,想看刺猬还在不在。没想到,刺猬已经被狐腺中排放出的气味熏得昏迷过去,四脚朝天躺在原地。这下子查得手了,美餐一顿,连刺猬的五脏六腑和蹄爪都吃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一小堆硬刺。

这是查独立生存以来的第一顿饱餐。

秋季即将过去,松林中的植物野草开始枯黄,刮了一阵狂风,干叶到处飘零。松针也不断落下,在林中铺了厚厚一层。阴雨连绵,雾气浮动,偌大的林子里弥漫着发霉的气味,横倒的大树上生满绿苔。

干硬的松果遍地散落,很快与腐叶一道沤烂了。林中没有一处干燥地方。

在这艰难的日子里,查挣扎着存活下来,瘦骨嶙嶙,身上长了疥疮,时常靠住树身或石头蹭痒,毛皮东一块西一块脱落,模样已经非常丑陋。

查捕获不到猎物,只好翻动腐叶,搜寻下面的肉虫吃。实在饿极时就吃沤烂的草莓野果,每日都饥肠辘辘。查的窝巢附近,居住着一只獾。那东西个头不大,却机警得很,时常出来在附近一带溜达,黑豆大小的眼睛里射出的光既凶又狠。查曾经想吃掉这个邻居,有一次悄悄接近了对方,未等扑过去,对方已有察觉,却倏地转过身,向查直冲过来。查仅看见影子一闪,颈部便火灼灼一阵疼痛,嗷叫一声逃开了,没占到便宜,反而受到迅猛攻击,明白了对方极不好惹。

至此，两个邻居的关系摆平衡了，互不侵扰，见了面也假装没有看见对方，各自走开。

查其实不死心，仍在暗中窥视着那只獾，等待下手时机。獾有一天跟蛇在林中空地上发生了激烈战斗，查躲在高处杂草后面，简直看呆了。那蛇茶盅般粗细，足有两三米长，身子粗绳似的盘卷起来，昂起的头左右晃动，绿豆眼中射出残忍的光，随着黑舌叉急速地吐出，一道道毒液就从尖齿里喷出，向獾射去。

小小的獾灵活闪跳，一次次激怒蛇，弄得蛇筋疲力竭。瞅准一个时机，獾突然从侧面闪电般扑上去，一口咬住蛇颈，再不松口。蛇做垂死挣扎，扭动着身体将獾死死缠住，獾与蛇都在做最后的努力。

查鬼头鬼脑跑过去时，獾已快要将蛇头咬下来，然而身子仍然被蛇缠着，动弹不得。查冲到跟前，毫不费力地伸嘴咬住獾的颈项，一下子就将对对手置于死地。

獾跟蛇都死了，查捡到了双份便宜，先就地将獾吃掉，然后把蛇咬成几截，来回几次叼回洞里。

这些食物维持了幼狐近半个月的体能，熬过了凄风苦雨的深秋季节。查略微成长了些，身上的旧毛褪尽，换上了厚厚的新毛。活动范围也比先前扩大了。

三 囚徒的命运

北风号叫，整日整夜都在逞威发怒，一棵棵大树在狂风中摇曳着，吱吱咯咯像是要断裂。昔日枝繁叶茂的景象消失了，山野仿佛经过一条严酷的鞭子反复抽打，瑟缩下去。苍苍茫茫的密林经受着朔风的肆意修剪，呻吟不止，干枯枝桠噼啪掉落。

山岩上覆盖的泥土很快被风干，又被无形的铲子层层刮走，